

經義考

五十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男 昆田

通說一 說經上

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大戴禮春秋之元詩之關雖禮之冠昏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

論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春秋演孔圖曰孔子作法五經運之天地稽之圖象質於三王施之四海

春秋說題辭曰六經所以明君父之尊管仲曰內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亡其身者也

趙衰曰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

齊太史子與曰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攷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明易道垂訓後嗣以爲法式何甚

盛也

子思子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

莊周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尸佼曰孔子云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詩誦書與古人謀慎到曰詩往志也書往誥也春秋往事也至於易則吾心陰陽消息之理備焉

荀卿曰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

地之閒者畢矣 又曰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又曰善爲詩者不說善爲易者不占善爲禮者不相

孔鮒曰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

按孔叢子此爲孔子語子張之辭然實不類

陸賈曰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定五經明六藝鹿鳴以仁求其羣關雎以義鳴其雄春秋以仁義貶絕詩以仁義存亡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義相承書以仁敘九族君臣以義制忠禮以仁盡節樂以禮升降學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

韓嬰曰千舉萬變其道不窮六經是也

賈誼曰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著所從事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緣之以自成易者察人之精德之理與弗循而占其吉凶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與不合而紀其成敗以爲來事師法禮者體德理而爲之節文成人事樂者書詩易春秋禮五者之道備則合於德矣合則謹然大樂矣

劉安曰五行異氣而皆和六藝異和而皆道溫惠柔

或作淳

良者詩之風也純麗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

一作靜

條達者

易之義也恭儉尊

揖

一作讓

者禮之爲也寬裕

一作和

簡易者

樂之化也刺譏辨議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忤春秋之失訾又曰易

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數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

董仲舒曰詩無達詁易無達旨春秋無達辭

說苑作詩無通故易無通

占春秋無通義

又曰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

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是非故長於治

司馬遷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紀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紀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

按趙蕤長短經注謂爲司馬談之言恐誤

夏侯勝曰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匡衡曰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翼奉曰聖人見道知王治之象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

史游曰宦學諷詩孝經論春秋尚書律令文治禮掌故砥礪身智能通達多見聞名顯絕殊異等倫積學所致非鬼神

王鳳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

揚雄曰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 又曰大哉

天地之爲萬物郭五經之爲眾說郭書不經非書也言不
經非言也 又曰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
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
又曰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經 又曰或問天地簡
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曰支離蓋其所以爲簡易
也已簡已易焉支焉離 又曰五經括矩 又曰舍五經
而濟乎道者末矣

范升曰五經之本自孔子始

桓譚曰經與傳猶衣表裏相待而成

牟子傳曰孔子不以五經之備復作春秋孝經欲博遠術

恣人意爾

班固曰古者以易書詩禮樂春秋爲六經至秦燔書樂經

亡今以易書詩禮春秋爲五經 又曰孔子以聖德遭季
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究觀古今之篇籍敘書則斷堯
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
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漢麟而止蓋
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皆因近聖之事以立
先王之教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子張居陳澹
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
吳越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至於威宣之際孟
子孫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及秦燔詩書殺術
士六學從此闕矣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
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傳言禮
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天下

學士靡然鄉風矣 又曰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
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
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
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
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
經立 又曰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
禮易知詩信也

王符曰聖人之制經以遺後賢也譬猶巧倖之爲規矩準
繩以遺後工也

王充曰聖人作其經賢者造其傳述作者之意采聖人之
志故經須傳也 又曰孔子之門講習五經五經皆習庶
幾之才也 又曰魯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得佚尚書百

篇禮三百春秋三百篇論語二十一篇 又曰王莽之時
省五經章句皆爲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
燭下 又曰著作者爲文儒說經者爲世儒 又曰儒者
說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虛說後儒信前師
之言隨舊述故滑習辭語苟名一師之學趨爲師教授及
時蚤仕汲汲競進不暇留精用心考實根核故虛說傳而
不絕實事沒而不見五經並失其實 又曰夫經熟講者
要妙乃見 又曰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
經誤者在諸子秦雖無道不焚諸子諸子之文具在可觀
讀以正說
牟融曰珠玉少而貴凡屬多而賤聖人七經而已佛遂萬
億言煩而無當也

魯丕曰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

高彪曰雜藝爲庖廚五經爲府庫

傅幹曰六經爲庖廚百家爲異饌

張奮曰五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

徐防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旣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

意說不修家法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寢以成俗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

翟酺曰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

應劭曰經五藝六其枝別葉布繁華無已也

乙瑛曰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幽讚神明

延篤曰吾常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周公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洋洋乎其盈耳也煥爛兮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兮其

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也

鄭康成曰詩者弦歌諷諭之聲也禮者序尊卑之序崇讓合敬也春秋者古史所記之制動作之事也

荀悅曰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而皆自謂古又曰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施之當時則爲道德垂之後世則爲典經

秦宓曰河洛由文興六經由文起

後漢書儒林傳曰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先訪儒雅采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

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迺修起太學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眾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樊準徐